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雷峰塔奇傳 第二回 游西湖喜逢二美 配姑蘇獲罪三千

詩曰：紅粉青娥映楚雲，巧思欲訂鳳凰群。
芝蘭氣結同心侶，一朝禍至歎鸞分。

再表漢文次日清晨起來，梳洗打扮停當，王端挑了祭物。臨出門，員外叮嚀：「祭了就須回來，不可在外邊耽擱。」漢文應聲：「曉得。」一直出門，王端挑擔隨後，望西關城外而來。到得墓所，王端將祭物排列，漢文跪下哭拜一番，祭奠已畢，將錢紙焚化，王端收拾祭物，二人一路回來。漢文心中忽想：此去西湖不遠，乘此機會前去遊玩一番，觀看景致，豈不妙哉！遂對王端道：「你將擔先挑回去，我要順道往姊夫家內探視姊姊，隨後就來。」王端道：「官人須當早回，免員外在家懸念。」漢文道：「曉得。」王端將擔先挑回去了。

漢文遂望西湖而來，走上一程，到得江邊，搭船徑到西湖。早見湖光蕩漾，延閣重樓，畫舫鱗集，雕檻朱窗，遊人紛紛，來往不絕。漢文心中大喜，顧接不暇。正在觀看之間，忽見二個女子在橋中間觀景概。漢文凝眸一看，不覺魂蕩神飛。你道這二個女子生成如何，有詩為證：

斂霧低鬟體態嬌，沉魚落雁號細腰。
分明王嬙西施女，更勝江東大小喬。

二人主婢打扮，而主者姿容尤勝。漢文此時猶如火獅子一般，軟作一團，跟來跟去，求依不捨。看官，你道這二個女子是何等人家，原來就是仇王府花園內的青、白二蛇精。這日，也來湖中遊玩，正是五百年前的緣債，相遇自然開離不得。二妖看見漢文丰神秀麗，度態生姿，亦斜波頻顧，以目送情。兩下裡正在留戀之際，驀然，烏雲四合，風雨驟至，各自避雨分散了。漢文心中難捨，想道：可愛兩個嬌嬌，不知何處人家女子，可惜天公降下這場無情雨，不得跟他前去細問家籍。如今天色將晚，不如渡過錢塘，到姊夫家中歇宿一夜，明早再來尋訪便了。此時也顧不得王員外在家懸念，心頭思，腳下走，不覺來到江邊。看見一隻小船泊住，就叫：「船家，渡我過江，小生送錢與你買酒吃。」梢子見說，遂即將船搖到岸邊，接了漢文上船。剛才開纜，忽聽岸上有女子聲音，喚聲「搭船」。漢文舉頭一看，正是西湖橋上遇見的兩個妖嬌，心中狂喜，忙叫：「船家，岸上有兩個女人要來搭船，快快將船搖轉，渡他過江，多趁些錢買酒也好。」梢子見說，帶笑將船搖轉，到得岸邊。

小青扶了白氏下船，口稱：「小姐慢些。」白氏裝出嬌態，假意含羞坐在船邊。小青看見漢文，微微含笑。漢文忍不住開言問道：「姐姐，你們何方人氏，高姓尊名，今來搭船，要往何處？」小青微笑應道：「奴家小姐，錢塘縣人家，住雙茶巷。先老爺在日，做過邊關總制，單生小姐一人。老爺同夫人相繼去世，因為清明佳節，同小姐上山祭奠老爺、夫人，回來順路觀看西湖佳景，卻遇大雨，路上淤泥難行，因此特來搭船回家。請問相公仙鄉何處，高姓大名，乞道其詳？」漢文答道：「小生亦是錢塘人氏，姓許名仙，字漢文。今年十七歲。父母棄世，只有胞姊一人，嫁與本縣李家。蒙姐夫過愛，送在懷青巷王家藥店安身，今日也來祭掃父母墳墓，順便閒步西湖。不期天降大雨，路上難行，特來搭船，亦要回家。」

二人問答之間，不忽，船已抵岸，大家上得岸來，取錢與了船家。梢子稱謝，收了錢，將船搖往柳蔭樹下泊住了。

正是：

自家掃卻門前雪，休管他人屋上霜。

漢文看見細雨霏霏，兀自未止。叫聲：「姐姐，小生帶有雨傘一把，借與姐姐，遮小姐回府。」遂將傘遞與小青。小青接過道：「感謝相公。但是雨尚未晴，怎好教相公光頭冒雨，將傘借我們遮回，我們過意不去。」漢文道：「小姐金蓮短窄，行路艱難，我們男人行走快便，且此處離我姐夫家下不遠，不妨。」小青道：「多蒙相公盛情，我們感佩不盡，但恐小婢明日送傘造府，相公不在，怎生是好。」漢文道：「姐姐不須送去，明日天晴，小生造潭來取就是了。」小青喜道：「相公主意不差，遂將住址細細說明，叫聲「請了」，小青左手擎傘，右手扶了小姐，臨行時又把秋波頻盼幾回。漢文的魂兒早已被他們先勾攝回去了，直望至二人去遠，方始回頭轉身。不表二妖回去，且說漢文心中著迷，一路踱到姊夫家中。許氏看見，問道：「賢弟今日怎得閒暇回來？」漢文道：「姊姊，弟因今日清明佳節，稟過員外，上山祭奠爹娘，順路來家請安姊夫共姊姊。」許氏見說，喜道：「足見賢弟孝思，汝姊夫因衙內有事，清早出門去了，賢弟請坐。」忙到灶下烹煮酒菜出來，排在廳上，姊弟二人同飲，談些細務，漢文並不提起遇見女子、搭船借傘之事。吃完，許氏收拾明白，打發漢文入房去睡。漢文倒在牀中，思想二美，一夜翻來復去，再睡不得，此話慢表。

再說二妖回轉園中，白氏開言道：「小青，你看今日許郎看見你我，依依不捨，明日一定會來討傘。我見他姿容翩翩，言詞溫存，是個情種，意欲與他結為夫婦。只是他家道清寒，無可動用，我們又無銀兩相贈，怎生是好。」小青道：「娘娘主見與小婢愚意相合。若要贈他銀兩，有何難事，娘娘神通廣大，今夜作法，何患無可贈他。一來誇顯我們殷富，方信娘娘宦家小姐，二來又他感激，豈不兩全其美。」白氏見說，甚喜道：「小青言得有理，待我今夜作法便了。」

到得夜來，三更時分，白氏手執寶劍，踏罡步鬥，口念真言，驅召五方小鬼。五鬼聞召，即刻齊到，跪下，口稱：「娘娘有何法旨？」白氏指道：「命你五鬼今夜繳銀一千兩，違令治罪。」五鬼領命退去，大家商議，即去錢塘縣庫內偷出庫銀一千兩，轉來交與白氏。白氏收下，遂令五鬼散去。二妖打點停當不題。

正是：

準備雕弓射猛虎，安排香餌釣鱸魚。

再說那夜漢文在他姊姊家中，一夜思憶二女，寢不安席。等不得天明，就爬起來梳洗明白，換一套新鮮衣裳，瞞卻姊姊，一直出門，問到雙茶巷。看見一個老兒立在巷口，漢文向前問道：「尊伯，這裡可是雙茶巷麼？」老兒應道：「正是。」漢文道：「請問尊伯，這巷內有個白總制的府，未知在哪裡？」老兒道：「老漢只曉得是雙茶巷，不曉得白府。」說完，竟自去了。漢文無奈，只得踱進巷來。舉目一看，見一座大花園十分華麗，正在觀看，忽見小青開門出來。漢文看是小青，滿心歡喜，慌忙向前。叫聲：「姐姐，小生來了。」小青眼笑眉開，連忙叫聲：「相公請進。」漢文遂即跨進園門，小青引至聚香亭廳上，叫聲：「相公請坐，等小婢入內報與家小姐得知。」漢文道：「姐姐休要驚動小姐，將傘取還，小生回去就是。」小青道：「相公不知，昨晚家小姐吩咐小婢，相公今日若來取傘，命小婢報命，家小姐要親身出來面謝相公哩。」漢文道：「豈敢勞動小姐。」口裡雖說，身已坐下，巴不得白氏早些出來，早見一刻也是好的。

小青進內，不一刻，忽聞一陣香風蕩人肺腑，白氏輕移蓮步步出廳堂，小青跟隨在後。漢文看見，慌忙起身施禮，白氏回了萬福。叫聲：「恩人請坐。昨日若無恩人貴傘相借，主婢幾乎不得回家。」漢文道：「小可之物，何勞小姐過獎。」言罷，敘禮坐定，小青捧出香茗吃了，漢文起身稱謝，假意取傘要回。白氏道：「難得恩人到此，豈有空腹輕回之理。家廚小酌，不嫌簡褻，聊表寸心。」漢文遜謝道：「過擾郇廚(唐韋陟襲封郇國公，廚食奢靡，人稱郇公廚。後以郇廚為譽人膳食精美)，何以克當。」白氏道：「豈敢。」不一刻，小青排出佳品，珍肴雜錯，筵席豐盛。白氏推遜漢文上座，自設一桌，側邊相陪，小青在旁伺候，慙慙置酒。三杯後，白氏開言，叫聲：「恩人，先父白英官拜總制，先母柳氏誥命夫人，並無兄弟，單生奴家一人，取名珍娘。不幸雙親相繼棄世，門無五尺，奴家孑孑幼弱，恐失身於匪類，日夜憂苦。昨因上山祭奠雙親，中途遇雨，蒙恩人慨然贈傘，足徵盛德。倘恩人不嫌蓬門陋質，自薦為丑，意欲奉侍衣裳，未知恩人肯俯就否？」漢文如得了一道赦詔一般，假意推讓道：「小姐香閨貴體，

宦門芳姿，小生單寒下士，飄零書劍，怎敢與小姐締結朱陳。」白氏笑道：「結親若論貴賤，乃世態之見，奴家自幼頗精風鑿，觀君氣宇，福澤正長，恩人不須推辭。」漢文道：「既承小姐美情，怎奈小生四壁蕭然，徒手難辦，怎生是好？」白氏道：「不妨。」就叫小青：「你去房中金箱內取紋銀二錠出來，贈與官人。」小青領命，入內翻身取出白銀二錠，重一百兩，放在桌上。白氏親手贈與漢文說道：「官人將此銀帶回，可作婚禮之費。」漢文喜不勝言，起身接過道：「感謝小姐雲天高情，小生回去央托姊夫、姊姊前來議親便了。小姐暫別，後會有期。」白氏叮嚀道：「官人切不可負卻奴家一片真心。」漢文發誓道：「小生若有負心，天地不容！」白氏大喜，遂令小青送了漢文出去，不題。

不說二妖入去，且說漢文一路回來，滿心歡喜，到得姊夫家中。卻值公甫昨夜值班看庫，失去庫銀一千兩，被縣官打了二十大板，著他緝拿正犯，若無，三日一比。回來與許氏說知，夫妻二人正在納悶。忽見漢文進來，臉映春風，面帶喜色。許氏叫聲：「兄弟，你今早出門，在何處吃得面色紅紅回來哩？」漢文笑道：「有一樁美事稟上姊夫並姊姊知情。因昨日上山祭墓回來，順路閒步西湖玩景，忽然天降大雨，弟搭船回家，遇著兩位女子，一主一婢，同來搭渡。弟細問其來由，船中丫環共弟說道，他們住居雙茶巷，小姐姓白，今年十七歲，名喚珍娘，丫環名喚小青。及船到岸之時，雨尚未止，弟將傘借他們遮回。今早弟去討傘，留弟小酌，更蒙小姐高情，不嫌貧素，欲與弟結配朱陳。弟辭以貧，他又贈弟銀一百兩，今特回來求姊夫、姊姊為弟主婚。」遂將銀遞與許氏，公甫夫妻大喜。

公甫接銀細看，認得火號是錢塘縣庫銀，心中暗想：庫內失落銀兩，害我受責，天幸此銀出現在此。就叫：「賢舅，這樣親事乃天送來，你且在家坐坐，待我去錢店兌換回來。」漢文道：「但憑姊夫主意便是。」

公甫將銀袖在手中，一直跑往縣堂，跪下稟道：「老爺，昨晚庫內失落庫銀有著落了。」說完，即將兩錠元寶呈上。知縣接在手中一看，正是庫銀。就叫：「李升，這二錠銀你在哪裡尋出？賊在何處？」公甫稟道：「老爺，小役有個妻弟名喚許仙，從幼在小役家中。今早出門，不知他在哪裡與兩個女子訂下親事，那女子贈他此銀，他拿回家叫小役為他兌換主婚。小役認得是庫銀，不敢隱匿，騙他在家坐等，特來稟聞。」知縣見說，即時出票，差民壯四名，立拘漢文。民壯領命，如飛來到李家，蜂擁入來。漢文看見，不知何事，方欲起問，早被民壯將鐵練掛項，鎖拿出門，拿到縣堂跪下。

知縣看見漢文人品端莊，似非匪類，內中必有緣故。乃霽顏問道：「你便是許仙麼？」漢文應道：「小的正是。」知縣道：「你家住哪裡？今年多少年紀？有父母兄弟麼？曾婚娶否？此二錠銀子哪裡來的？本縣台前從實供明，免受刑法。」漢文道：「老爺，小的家住本縣，今年十七歲，父母去世，並無兄弟，只有胞姊嫁與李公甫為妻。小的自幼在姊夫家，蒙姊夫送在藥店安身，並未娶妻。此銀是朋友相贈，望老爺裁奪。」知縣喝道：「胡說！朋友叫甚名字，招來！」漢文心中暗想，他是千金小姐，我若招出真情，豈不玷辱他的門風，寧我受責，豈可害他。叫道：「青天爺爺，這朋友是外方人，姓名小的忘記了。」知縣見說，不覺發怒，全筒擲下，兩旁吶喊，將漢文拖翻在地，迎風重責四十黃荆。可憐漢文嫩白肥膚，打得兩腿鮮血淋漓，失去知覺，半晌方蘇。眼中流淚，叫聲：「老爺，冤枉小人。」知縣罵道：「死奴！現有人出首在此，汝尚敢抵賴麼？」漢文見說有人出首，心內驚慌，叫聲：「老爺，小人實遭冤枉！誰人出首？」知縣便令公甫出來對證。

公甫出來，叫聲：「妻舅，你現親口對我說，白家小姐贈你此銀訂約婚姻，此銀是你交我，要我主婚。因庫內失落庫銀，是我看庫，老爺責我追緝，若無，三日一比。我認得此二錠是庫銀，無奈出首，非我無義，責比難當。我今勸你早認罪，免受刑罰。」

漢文被公甫硬證，面驚如土。心中想道：小姐，非是小生無義，怕死貪生，怎奈姐夫作證，有口難瞞，無奈只得招了。遂將祭墓在西湖遇見小姐，及搭船借傘，到家贈銀結親一段緣由細細供明。知縣吩咐書吏錄供，就叫：「許仙，本縣庫中失了銀一千兩，應該廿錠，只此二錠，更有十八錠存在何處？」漢文道：「他只有贈小人二錠，其餘十八錠，小人實不知情。」知縣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本縣差人同你去拿此二女，追出餘銀，免你的罪。」遂即出票，差民壯八名，同許仙去拿二女。民壯領命，如飛出衙不題。

再表白氏自贈銀與漢文去後，放心不下，點指一算，叫聲：「不好了！」小青問道：「娘娘何事？」白氏道：「我們不該贈許郎的銀。此銀乃錢塘縣庫銀，他姊夫現當縣役，若見此銀，許郎必定有禍，你快去打聽一遭。」小青領命，即刻駕雲起在空中，果見漢文在縣堂受刑，被公甫作證，招出實情，又見知縣差人來拿。小青大驚，急轉雲頭來見白氏，細細說明。白氏聽罷，沉吟半晌，道：「小青，我們暫且避他，庫銀留下與了他們，免害許郎再受刑楚。」小青道：「娘娘主意不差。」

不表二妖躲避，且說差人到了雙茶巷，打進花園，各處搜尋，渺無人影，只見十八錠庫銀放在亭下。問了地方鄰右，都說此是王府空園，無人居住，園內常有妖怪出現，無人敢進。差人只得取了銀子，帶轉漢文到堂上跪下，稟道：「小的們到仇王府花園拿獲女子，並無蹤跡，只有十八錠庫銀在亭下。」遂將銀呈上。知縣將銀收入庫內，就叫漢文上前道：「若論偷盜庫銀，罪應擬斬，姑念你年幼，被妖所害，本縣從輕擬你徒罪，發配蘇州胥江駟。」便叫：「李升，你帶他回家去，聽候本縣辦文。」

公甫領命，將漢文領回家中，許氏接著，眼淚紛紛。叫聲：「兄弟，父母生你一身，今被妖精所害，幸虧姊夫認得庫銀，前去出首，不然，若被他迷去，性命難保。但願你一路平安，三年轉回。」

二人正是悲傷，王員外聞知走來看視，漢文看見王員外更加悲痛。員外也流淚道：「賢姪，老漢不料你有這場禍事，也是你命該如此。老漢幾兩薄意送你，路上費用。蘇州我有個結義兄弟姓吳，名人傑，他在吳家巷也開藥材店，我今修書一封與你帶去，他見我書，自能照顧你。」漢文道：「深感員外大恩，沒齒不忘。」員外遂寫書一封付與漢文，相辭去了。

不一日，上司發下牌文，限三日內起身，知縣當堂發批，差長解二名押解。長解領文來到李家，兄弟抱頭又大哭一場。公甫送瞭解役行儀，漢文無奈，只得同解役出門，公甫送出城外十里亭方別。

這一去有分教：方離虎窟，又陷狐巢。要知後事，且看下文分解。